

清人逸事

五 卷

DK34/0208

清朝野史大觀卷五目錄

清人逸事

范文肅三大議

胡學士奇遇

范承謨百苦詩

記楊雍建事

湯文正之清介一

湯文正困於僉壬

姚端恪之謹慎

趙恭毅公清節

葉文敏遺賦一盞左選

孫承恩不肯欺君賣弟

王澹李森先

費武襄公防駿武窮兵之漸

魏敏果薦陸清獻

愛公知人

圖文襄厚德

圖穎之憾

姜西溟自信可錄者三事

王文貞極人爵之榮

卷五目錄

范文肅因生員免謬

索尼忠鯁

范承謨書壁自序

湯文正之輔直

湯文正之清介二

湯文正之禮賢

于襄勤任縣令時之得民心

史立庵之孝行

徐公肅之風節

李侍御有海忠介之風

李琮枝之風厲

澠縣令之清操

魏敏果

費直義公

圖文襄公用兵

陸桴亭先生

鄒宏志上拒賊復城圖

吳城日記馮孝廉事

范文肅家法

張宸

范忠貞過客

湯文正駁淫祠

湯文正之清介三

魏文毅之先見

張楊園家數之嚴

顧文端立朝之大節

黃俞邵評罵周亮工

李侍御鐵面冰心

費武襄公斬番僧

魏尚書格言

魏柏鄉相業

稽庫巴圖魯

聖祖識拔圖文襄

努三

徐立齋得孟子三樂之一

顧亭林嚴拒夜飲

梅村晚年得子

梅村有難言之隱

李文貞公逸事

陳太守

傅徵君下應鴻博之試

成給事

葉映榴忠節

冷孝子

戴京兆

王東臯爲吏部

張尙書

王東臯操行之清矯

三進士出處

王東臯清節

黃熙績守安慶

三風大守

陳忠愍

彭觀庵之名績

于清端深得羅城縣民心

鐵面學道

趙清獻折獄之神

內外蠲述

于清端政績

王船山先生佚事

舒氏義烈

崑山徐氏昆季

跋金

沈百五批洪承疇頌

總戎佳論

容忠王致史閣部書

洪文襄之降

一隊夷齊下首陽

阿里瑁

洪文襄款客

土國寶

永歷舉人譚詡洪經略

金之後

洪承疇有功漢族

阮大鍼暴死

馬士英伏誅

五華山故宮

黃葉道人對錢謙益語

錢謙益買物單

福祿義

大猾段世昌

鄭飛虹

僞順治降江幾始末

蘇克撒哈之誅

馬鶴子一

權臣好還

馬鶴子三

馬鶴子四

馬鶴子二

馬鶴子六

吳三桂爲前明武舉

馬鶴子五

耿藩之白石齋

俺達公之橫暴

清初唯一之蠶史

張文和辦理山左亂事之寬厚

張文和謹身節欲之效驗

恩禮鄂爾泰

鄂爾松用人

鄂文端公戒弟修泰之先見

張清恪申辯機動倉穀

張伯行爲江南第一清官

陳文貞得以人事君之道

陳文貞格於禽獸

梅定九約束宗族之嚴

陳文簡公軼事

陳清恪

左兄赤慈

張文端兩次奏請聖祖多留江寧一日

靳文襄與廷臣治河議論之異同

趙公繼獄

趙葵殺撫楚時微行察事

康臬使保全孝女

宋尙書平亂之鎮靜

姚啟聖全家之奇特

李天生之豪俠

孫文定阻子應試

沈歸愚尙書訓孫語

郝洛出處之候奇

葉焚與陸清獻同列彈章之欣幸

南亭老人

記丁藩伯還鄉

呂尙義破賊事

趙勇略

賽諸葛

破肚將軍

范忠貞對耿精忠之語

黃太常密陳平台灣鄭氏方略

雙忠祠

福貝子事略

陳時夏

盧宗漢播造岳襄勤謀逆謠言

寬容陳名夏

韓文懿失恩眷之由

江南李氏之富

丙辰會狀

史文靖公

沒沒得碑

西園癡癡

尙之信禍兆斬首

粵藩豫定

陳邑辦差

明珠

上平西血書

劉玄初

俞歸不致作權要

權巨用事

平西藩下老生

侯缺相公

高其倬柔奸

郭尙書

熊志突

善諱

朱藩兩檢討殺勅

公卿大僚惑於左道

郭琇胡煦之被誣

姜西溟典試獲咎之冤

秦松齡因通糧案罷官

崑山徐司寇鄉居怙勢

陶紫筠之志節

趙襄壯公操守

營謀薦鴻博科

劉正宗修怨於施愚山

毛西河拒奔女

宋文恪拒絕暮夜餽金

施琅爲鄭成功舊部

王文靖請斬吳應熊

士子揭市文

朱三太子

三桂軼事

諺削門生籍

何義門索還門生帖之異說

十可怪

會議張舉

索額圖

松筠薈詩

徐文敬逸事

春和園之命意

張文端養心法

韓慕廬推重朱竹垞

饒庫人勢利

王相國假歸後逸事

李安溪密謀平臺海

蔣文肅父子恩遇

三魚堂

朱文端知政體

張文貞

九學哭廟

厲樊榭

朱竹垞喜食鴨

李殿機

施愚山

何義門

魏廷珍

李紱之隱強

翁氏兩孝子

鴻博科徵聘不至

宣重光

陳澧治水

薛佩玉殉節

蘇汝霖陳光龍

翰林建言

孔東塘出山異數記

宋牧仲才能應變

陸稼書之高風亮節

陸清獻和平篤厚

陸清獻生日

陸清獻爲醇儒第一

陸清獻歿後放江南學政

陸清獻勸早完錢糧

佛吳扇

譚諫

姚公子

李巨來風懸

劉文定公

朱文端遺疏

湯文正薦陸在新

陸獻清餽巡撫密儀

張文和取吏之嚴

何文端進德之勇

聖祖呼李文襄爲眞御史

陳恪勤任縣宰時循績

施世綸政績

趙恭毅政績

德格勒奏劾明珠

朱高安逸事

吳留村一

吳興祚之清貧

阿文勤不修刑部則例之用意

李文勤公掌度支

蔡文勤極言詭隨之弊

劉蔭樞中丞之政言

劉中丞以權術革除門稅

記高江村

卷五目錄

劉文格清理甘肅庫虧

錢文端公有知人鑒

沈文恪請罷流徒烏喇新例

張文端清操

張廷琰之謹畏

鄂文端有古大臣風

阮應商親取猾吏

于清端矜念饑民

王揆因請建儲獲諍

趙恭毅

王閣羅

嚴繩孫難進易退

吳留村二

郭尙書檄毀淫祠

楊文定之操守

聖祖稱陳汝咸爲好官

張文貞少時之端重

太白山人

高江村結獄內侍

高宮詹

張清恪禁止饋送敕

陳清端公清操

張學士

聰訓齋格言

張文和之名言

鄂文端力保孫文定

于清端之廉儉

于清端憂謫畏譴

趙恭毅不畏疆禦

蔣伊齡十二圍進呈

楊大瓢才子孝子

嚴葆友惡僞道學

吳興祚之治行

齊召南敏悟

邵學趾之清操

陳紫芝在臺垣之風節

聖祖寵任張文貞

錢侍郎規皇子不應叱辱大臣

記高士奇之隨轡

郭南華勸高士奇疏

五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五目錄

戴侍講

記吳六奇將軍

李敏達逸事

吳祭酒

秦將禮客

晚遇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朱檢討上書事

孫豹人對於吏部集驗之措詞

徐文穆不附明珠

顏塔與鄭經書

嚴武伯之義俠

查漸江

呼名批頰

小座師

江采白與蔣再亭

李生孝友

任葵尊學士風節

陳裕亭之行誼

世宗稱余甸爲直臣

六

淄川小聖人

簡謙居之守正

馮大木

秦大漢

程公引清標

記胡襄愍公軼事

徐健庵愛士

服禁

張司寇之鯁直敢言

高爵之孝行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五

清人逸事

范文肅三大議

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意。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尤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吳三桂來乞師。睿親王召公籌策。公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方夏。非又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京師。一大議也。明季賦額屢增。民不堪命。公廷對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議也。闖獻亂後。土曠民稀。公條上軍屯事宜。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公以孔孟之學術。爲伊旦之經綸。張劉兩文成。烏足語此。

范文肅因生員免僇

范內院文程出關葬親。宿一牛泉庄。范公不怡。問此有遊憩所乎。牛泉云。咫尺查孝廉居。書室楚楚。公與二牛泉三騎至。孝廉迎坐書室。公欣然曰。此可下榻乎。孝廉曰。不鄙荒陋幸甚。

解帶盤桓。雞豚雉兔。略具盤飧。公飲噉至飽。曰有牙牌可消長夜乎。取牌共戲。索筭爲籌。孝廉以圍棋子代之。四人共戲。公與孝廉勝。分博進牛。衆謝去。公寢。晨興。語孝廉。獨行無侶。能從我遊乎。則借馬從之。之墓所。公曰太祖定遼陽。壯者配營中。殺老弱。已而漸及擁厚資者。慮有力爲亂也。公行一地。曰昔我就僇處也。十七人皆縛就刑。太祖忽問若識字乎。以生員對。上大喜。盡十七人錄用。至今職。我始望豈及此乎。葬地迴抱山林。堪輿家言此地貴不可言。將相不足道也。公寬厚有量。開國良相也。與江浙諸范通譜。稱爲文正公。後捐金買田吳中。修文正祠堂。後出撫浙。

范文肅家法

文肅范公（文程）家法最嚴。子弟不稍假色笑。長子官戶部侍郎。次子官翰林學士。往往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故忠貞（承謨）歷官督撫。皆以清節著聞。終殉逆藩之難。論者以爲家教云。忠貞弟承勳。爲雲貴總督。康熙三十二年入覲。聖祖曰。爾係盛京舊人。爾父累朝効力。爾兄又爲國捐軀。朕因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八九年矣。爾髮髮遂皓白如此耶。解御用貂挂狐白裘。賜之。并賜御書世濟其美額。

胡學士奇遇

山陰胡學士兆龍爲庶常時。一日諸公皆出院。學士獨留。世祖微行入院中。屏息立其後良久。學士方習清書。迴顧見世祖。驚起俯伏。世祖笑曰。若誤矣。學士曰。小臣不得近天顏。然朝謁瞻仰久矣。問諸吉士安在。若何獨留此。學士奏諸臣習清書幸已成。各有事歸私寓。臣鈍劣每後於人。私習以補其拙。世祖曰。諸臣何事。惟博奕耳。今已分曹他適飲酒矣。卽日傳旨超陞學士三級爲侍讀。大被眷注。

索尼忠鯁

引尼最老成忠鯁。太宗不豫。以世祖托之。世祖逸游。索尼強諫。世祖或不堪其怒。索尼伏地索頸稱述顧命。至於涕泣。世祖往往泣下。擲刀回蹕而止。知尼忠直。以聖祖托之。蓋兩朝顧命之臣也。

張宸

順治時。皇后喪。詞臣撰擬祭文。三奏草。不稱上意。最後中書張宸撰。中有句云。眇茲五夜之箴。永巷之閨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後何人。帝閱之墮淚。尋遷張兵部車駕司主事。（按上海縣志文苑傳。宸字青瑯。有文名。明諸生。降清入太學。選中書舍人。）

范承謨百苦詩

琉璃廠書肆博古齋祝華封者。以孝聞。教子成立游泮。非尋常市井人也。數年前曾得一康熙十二年時憲書。書內字蹟皆滿。大小濃淡亦各不同。行款欹斜。乞無端字。紙之背面亦皆有字。甚至以香頭畫字。詳其文義。多幽鬱憤怨之詩。無年月。無名字。蓋收買卷軸時所夾帶。姑置之。莫可得而考也。不數日。又收一冊頁。乃顧亭林先生楷書。卽譯此時憲書詩稿。一字不遺者也。乃知爲閩督范公承謨。爲耿逆幽於土室。凡五年所作之百苦詩。祝因裝爲一匣。以重價售之。惜憲書兩面有字。不可裱也。考范公遇害在十六年。耿逆敗歸降時。此書何以不遭兵燹。得至亭林先生手。爲編次審定而重書之。又百數十年而流轉都門。旣分復合。安得不謂之鬼神呵護耶。觀於此者。知天地間無適然之事。可以勃然興矣。

范承謨畫壁自序

承謨蓬頭垢面。繫頸舉手。逢萬壽聖節者三。丙辰三月十八日。肅誠向闕拜舞。深愧忝生聖世。不克振拔。淪爲誤國庸臣。辱親敗子。乘未灰餘燼。志梗概於壁。俾後之見者。知余不肖。不才所遭不幸也。邇余生而庸弱。先太傳督訓嚴切。冀有成立。辛卯春。世祖章皇帝以元勳子。選充侍衛。復以年方幼稚。免入直扈從。令在家讀書。大慶賀。入班行禮。是年。詔八旗滿漢子弟有文學者。與漢人一體鄉會試。余得登賢書。明年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甲午解館。授侍

讀學士。余病懶性成。常經月不至翰館。而陞轉之階。反越常次。嗚呼。先皇帝之恩。何以報稱耶。迨先帝龍馭上賓。余浮沉班末。年餘循資陞學士。時伯兄充浙東援勦總兵官。先太傅左右侍養無人。余復以多病。恐曠廢職業。力求解任。辭至再。始得請。歷三載。廷議撤援勦諸路兵馬。伯兄歸京師。丙午孟秋望日。闔族集東臯。習射飲酒。諸幼年子弟輩。賦詩屬對。是日先太傅顧而樂之。因謂余兄弟曰。吾家世受國恩。爾等乘年富力強。宜速補官。爲國家効力中外。勿以予老爲念。申諭再三。不意余兄弟罪孽深重。先太傅於是年八月初二日。棄不肖輩長逝。服闋補祕書院學士。先是先太傅在日。皇帝尙沖齡。一日。余與同官進內請寶。上詢曰。爾誰氏子。爾父何官。今在否。年幾何。余悉具先太傅始末以對。上喜曰。爾若子耶。如此者數回。復值朝賀期。先太傅入賀。上指問左右而不名。但曰。此非某官乎。且稱說祖宗朝往事甚詳。左右皆驚爲異數。余解任後。代余者同衆入內。上問曰。此爲誰。范承謨何久不見。閣臣曰。承謨病解任矣。此其代者。上曰。果病耶。劇耶。病愈尙起用耶。對曰。病須調理。一痊卽補。上頷之者再。先太傅聞宸注如此。感激益深。因追憶昔年太宗世祖舊恩。輒向北流涕不止。故亟圖報稱之語。時加訓督。次年上親御萬幾。余與同輩日侍左右。至冬巡撫浙江缺人。廷推及余。上色喜。諭曰。浙江東南要地。國計民生。悉委爾矣。可善爲之。余受命惶悚。自顧駑鈍。膺茲

繁要。晝夜拮据。寢食不遑。而德薄才微。政多闕誤。以致上千天和。旱潦頻仍。蟲疫疊降。三三年間。僕僕山陬水澗。勘荒拯災。請蠲請賑。改折免徵。心勞形憊。幸聖天子愛民如寶。凡爲民請命之疏。雖部議格不行。上必駁令再議。或徑批如所請行。嗚呼。不才如謨。何幸有此遭遇也。久之。事益繁。食日減。舊疴新疾。交攻羸體。不得已以病告。上憫念微勞。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內而科道。外而將軍總督提鎮巡鹽御史。及兵民商賈。具疏叩閣。挽留者日相繼。始猶軫恤病臣。未卽報允。後乃允提臣請。復留浙年餘。余力疾視事。不敢少懈。會閩督需人。時余以他過。鑄級例不准列。上特簡往任。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接邸報。是日忽感氣逆之症。以衝五內。猝病陡險。雖極力調治。時減時發。遂力辭新命。未蒙俞允。因請陛見。欲面陳病狀。上允之。入都時。卽賜召對。首詢江浙民生疾苦。暨經由諸處光景。余悉條奏無隱。次卽問病勢。何似。獎勞備至。親遣御醫就舍診視。賜祕府之方。頒上方之藥。洵無虛日。未幾以薦舉人才一案。致詿吏議。具疏認罪。靜聽處分。兼值舉行察典。內外官三品以上。例令自陳。余因又以病告。期得罷免。藏拙邱園。及命下。仍令速赴新任。御醫回奏。又云療疾稍痊。可以理事。余感不加斥逐。任用彌篤。尙安敢辭海疆之險。儉衽席之安也。陛辭日。上曰。閩海氛未靖。地方困苦已極。爲天下第一煩劇要地。卿廉能素著。亦爲天下最。故特倚任。仍賜御衣帽。上廐良馬。

鞍轡迴異常數。復命近侍。就廷前宣諭曰。此朕時刻所御之服。解以衣爾。如見朕也。次日入謝。賜宴畢。面辭就道。間關萬里。堂上牽衣。許國以身。不遑將母。而戀戀君親之心。從此與道路俱長矣。行至山東界。宿羊留店。爲折臂三公故里。其夜賜驢忽殞。余歎息良久。知馳驅天末。終無功也。及踰浙。抵仙霞關。一望層巒疊嶂。瘴霧迷漫。險灘怪石。奔流急湍。中藏猛虎毒蛇。磨牙礪爪。擇人而噬。以故村落荒涼。城郭破碎。崎嶇甚於蜀道。變幻疑於鬼窟。履任後。諏訪情勢。檢閱籍冊。不覺失聲大呼曰。閩疆之敗壞。一至此耶。大計軍政。所以勸懲文武。此省廉能循吏。知勇于城。而使之淪落一官。淹蹇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黜幽糾慝。么麼豈無充數。而貪酷悍婪。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是執柄者與敗檢者之心。不堪問矣。學校考取人才。干請鬻賄。而寒窗之彥。百無一聞。是奇才異能之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火者。二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蠲免之實惠不沾。蠹役之魚肉彌甚。是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荷戈。守山戍海。負隅則有虎豹。窺視則有鯨鯢。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糧餉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餘萬。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嗚呼。海天半壁。危如一綫。雖智若良平。勇如賁舍。亦難展足措手。而況蕭牆之禍。已釀於撤藩哉。癸丑冬。部臣入境。奉旨藩下左右兩鎮。歸地方官管轄。余與撫臣劉秉政。提臣王進功密議。欲量撥一二營。分防他處。

更勿迫其行。庶不至人心驚惶。進功始應之。而中撓焉。必圖盡遣。以孤其勢。余復密詔之曰。此非孤其勢也。適迫渙散之軍心。驅之附彼也。失計非小。須稍緩二三月。候浙江協餉至。補給舊欠月餉。再預發兩三月銀米安家。然後令彼前往。則途次庶無騷擾。成所庶無他虞。急之恐倉卒生變。進功雖意折。仍私自調撥。屢催赴戍。及擇期報明發餉起伍。無何。果人心洶洶矣。俄而滇逆蠢動。風聞煽惑。訛言沸興。及停止遷移之差員。資命星至。命精忠復綰兵符。因得藉口操練兵馬。整頓器械。從前防撥之形迹。催行之舉動。豈不徒滋疑貳乎。身爲邊疆大帥。又歷戎行。而不察時事。不揆人心。事未至則剛悻偏執。事一至卽倉皇失度。亦可哀也已。至撫軍爲全省大吏。責任非輕。會議之時。略無可否。竟若置身局外者。不更可嗤耶。余不幸不得同心協力。公忠爲國之寮案。而罹於禍宜也。然予亦不因時艱勢蹙。輒敢廢弛政事。而不急急收拾人心。以爲補苴計也。故自蒞任來。條奏諸疏。請速展界者。安民也。請撥現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綠旗官兵裁去原額補足者。實營伍也。請免緝投誠逃弁。許投到宥罪。安插本處者。清山陬海滌也。題補城守副將。詔海勞弁者。敘功苦而邀不次。令之感激報効也。報巡歷邊海。一帶形勢。啟行日期者。爲欲置身外郡。以備調禦防範也。再如頒刊示而准採捕者。活溝瘠也。就彌盜而聯保甲者。儲鄉勇也。寬林簡修而招無成者。一安投誠。一散島。

聚也。延林燧董生等。因時相機者。撫海逆也。天或假以時日。獲奉俞旨。諸事就緒。滇鋒一挫。閩勢自孤。而逆謀自戢。天乎天乎。何竟使余爲誤國庸臣。辱親敗子乎。當逆居喪臥病時。余每親至弔慰。乘間輒諷諭以大義。冀感動其心。余客嵇子留止。竊慮之。常相告曰。昔魏文貞有言曰。寧爲良臣。毋爲忠臣。又語云。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慎之。舊弁王天祐等。亦跽進曰。連日之會。輕陷不測。左右多戒心。公獨談笑自若。竊窺撫提二公。中懷叵測。不可與語。余俱應之曰。誠然。余非昧於此也。然以孤危之身。處艱難之際。當疑忌之秋。唯示之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稍以緩彼之謀。圖濟我事。至死生禍福。誠不暇計。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卽君之身。古云。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且予非不知徒死無益。但時事如此。百無一備。同城共處。舉動牽制。上下左右。皆彼腹心。雖日日閉門築壘。其能免耶。皆嘆息而退。督標兵馬。向稱精銳。聞自李公去世。漸次頹靡。及余來點閱。狼狽不堪。名具實亡。閩安鎮爲閩省門戶。履任三月。餘未遑巡視。後見羣情稍安。欲量帶數十名兵弁。往視形勢。而該營將佐。方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朽壞未整爲辭。逆卽隨遣官來言曰。邇日民心稍安。訛言稍息。恐公遠出。又復搖動。少頃。撫軍亦來力阻。且爲相約曰。某在此久。頗能得彼秘密。有所聞。卽來告。共圖報効。朝廷斷不能誤。乃公事。余曰。閩安之行。不過一視海口。非久期長往。既諸公止予。不行亦可。靖藩

祖孫父子。叔姪兄弟。世受天家非常寵遇。量無他志。若公忠孝自矢。肯以朝廷之心爲心。社稷蒼生之福也。語竟。心輒鬱鬱。退而不能釋。復一客進曰。公既不得看海。何不因滇寇震楚。以設備鄰。封爲辭。潛出省。令阨據上流。亦一策也。予曰。計過矣。楚於閩。相去遼濶。間隔西江。風馬牛不相及。毋論輕舉貽笑。且啟釁端。禍不可解。不見閩安未果之行乎。所携兵弁。爲數有限。尙以諸件未備爲辭。今往據上流。誰與爲徒。錢糧軍伍。城池人心。一無可恃。今卽不量多寡。率爾前往。或據延平。或據建寧。誓死以圖一濟。但彼逆念雖久。逆形未著。倘或疑我據地。欲陰謀之。激變軍心。訛傳京師。風聞者糾彈於前。按罪者苛縲於後。旣冒輕出失守之名。兼招激變殞滅之禍。身名俱喪。恥莫甚焉。余不爲也。三月十五甲寅。天初明。逆遣員詣署。跪請曰。王守制數月。未親軍務。今海艘游蕩。乘滇南多故。萌窺伺心。訛言愈興。衆情愈惑。今新奉固守地方勅命。不敢以私心廢公事。願與諸公會商。爲護內防外之策。因喪服未釋。不便就教。敬遣下員促駕。未幾。撫軍來約同往。詢以所商何事。近有何消息。但支飾他語。雖心竊疑之。乃故坦然共轡。以示無懼。是日。愁雲漫漫。冷霧漠漠。太陽慘淡無光色。入逆邸中。覺廊廡殺氣。不可以目。予知旣陷虎口。勢無退理。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衆兵刃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狼卒。有誤持劉臂者。逆黨馬九至。急叱曰。不干巡撫事。秉政但俛首無言。兩頰微紅。